波 29 1

東京大學總理之印

門 D 13 號 486 卷 1

黃梨洲先生輯著

明儒學案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板存京都楊梅
竹斜街四美齋

重刻明儒學案序

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歧於仁智克互用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為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為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為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台潤池推輪

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游夏之徒專尚修不尚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類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即心是理即知是行即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即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洎蕺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黃梨洲先生明

儒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元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為啟明蕺山為後勁凡宗姚江與闢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齋賈本改而首敬軒原本王門學案賈本皆改為相傳學案與萬五河原刻不同似非先生本旨予家舊有鈔本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以復其初并校汝永之訛壽諸梨棗竊謂學貴真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

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唱之苦心也夫

時

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旦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

明儒學案原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絶港夫先儒之語録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兎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毋以行書

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堀土為一閑之市可哀也夫義幼遁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義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襲襲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鄔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義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為通融義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寧可不為發明仲昇欲義叙其節要義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義為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為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鐏後人但持瓦甌椰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酉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為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

幾草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
隱士賈若水者手録是書而歎曰此明室數百年學
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
刻之嗟乎温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
何幸而累為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
家書之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黄宗羲序

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
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
見聞狹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
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
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襍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
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
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
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
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
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

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尤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尤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蜃絲。無不辨晰。眞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眞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嘗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元。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子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會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眞。尤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卽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狠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

以此書得罪於天下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尚容陸續訪求.即義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元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羲識

師說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啓運千載一時.滾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疚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

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曾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乎臣盡忠予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滾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撰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極即心之動靜是陰陽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元學愈精而不襍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悅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即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愼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滄池曹先生始生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

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四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弔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弊道眞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

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眞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堅訓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止言學聖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魄者近是今考先生証學諸語大

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先生也至矣文肅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鳴治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者也求之不可得則尚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而欲噓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眞至剛至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閭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眞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愷悌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

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棄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廉號玉夫下幾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固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鶩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逃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

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蹤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絶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觀云

鄒東廓守益

按鄒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槩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自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窺見本來中無一塵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生之教率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遡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無一語及之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落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横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

惡可去、并無善可爲、止餘眞空性地、以顯眞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五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遍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併、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未、未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悅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

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卽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旣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卽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卽是心之性乎心卽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卽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旣有箇合氣之理又有箇離氣之理旣有箇離心之性又有箇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言之可爲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卽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眞

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已無幾視聖學幾爲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柟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忭

愚按二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遣成貴陽其爲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爲筆硯友其後文懿爲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爲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

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決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爲宗旨可爲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立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況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士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纚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爲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斑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弊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侯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也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酷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即真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盱江說明明

德釗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孚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繳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宵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明儒學案總目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卷一

崇仁學案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卷二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孔明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卷三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卷四
太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卷五
白沙學案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卷六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卷七
河東學案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卷八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卷九
三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卷十
姚江學案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附許半圭　王司輿
卷十一
浙中王門學案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卷十二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卷十三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菴先生綰
卷十四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主事陸元靜先生澄
司寇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忭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卷十五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卷十六
江右王門學案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德泳
卷十七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卷十八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卷十九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宏剛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卷二十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卷二十一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卷二十二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卷二十三
忠介鄒南皐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卷二十四
中丞宋玉虹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卷二十五
南中王門學案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辟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辟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卷二十六
襄文唐荊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卷二十七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卷二十八
楚中王門學案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閭齋先生元亨
卷二十九
北方王門學案
文簡穆元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宏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遜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卷三十
粵閩王門學案
行人辟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卷三十一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王東崖先生襞 附樵夫陶匠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敎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遜林東城先生春
卷三十三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卷三十四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卷三十五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楚侗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卷三十六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沖倩先生塤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卷三十八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卷三十九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卷四十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卷四十一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卷四十二
文邊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文恪王道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
文正方遜志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卷四十四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卷四十五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郎中莊定山先生昶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卷四十六
布衣陳剩夫先生眞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卷四十八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卷四十九　文定何柏齋先生瑭
卷五十　肅敏王浚川先生延相
卷五十一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卷五十二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涯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卷五十四　盧冠巖先生宁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臺長曹貞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卷五十五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卷五十六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卷五十七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卷五十九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卷六十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辟元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卷六十一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卷六十二
戴山學案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椎輪爲大輅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太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爲扳轅藤故初名梦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永樂己丑覲親於京師金陵從洗馬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淳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就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

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屨。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淳雅。周文勇邁。雨中被簑笠負耒耜與諸生佘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鐮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弼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名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東宮乃帝王儲嗣。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閒。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訪議蠭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爲言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

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名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弟曰。欲保性命而已。已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已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元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眞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袞謂其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已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勅書以伊傅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傅亦豈初命爲相。卽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況於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詬耳。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裾。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因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諭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瓚。番禺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瓚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之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卽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瓚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慍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瓚以此得

內貴心張廷祥元禎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跋石亭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九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眞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諭德之命意蓋若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冗褻裝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吳康齋先生語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壞可不懼哉○食後坐東牕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已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寧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言也○文

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未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以自勉○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閒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鄙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求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

去病根之意，反覆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已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已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力除鬧氣，固守清貧。○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於行乎。歲月如流，豈勝痛悼如何如何。○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胷次鄙吝，甚可愧恥。竊思聖聖賢賢，吉凶禍福，一聽於天，必不少動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爲者，惠迪而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爲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茲也。勉旃毋忽。○憂有逆境，皆順而處。○枕上思在京時，晝夜讀書不間，而精神無恙，後十餘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進不勝痛悼，然無如之何，兼貧乏無藥調護，只得放寬懷抱，毋使剛氣得撓，愛養精神，以圖少長。噫，世之年壯氣盛者，豈少，不過悠悠度日，誠可惜哉。○一事少含

容則一事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爲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梏之反覆失愈遠矣○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晁公武謂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嗟乎先哲苦心如此吾輩將何如哉○一日以事暴怒即止數日事不順未免胷臆時生磊塊然此氣稟之偏學問之疵頓無亦難只得漸次消磨之終日無疾言遽色豈朝夕之力邪勉之無怠○枕上思近來心中閒思甚少亦一進也○寢起讀書柳陰及東窓皆有妙趣晚二次事逆雖動於中隨即消釋怒意未形逐漸如此措磨則善矣○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却爲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燈下讀中庸書此不啻恆服有效之藥也○緩步途間省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又靜時敬也○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怨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

又曰貧而樂未易及也然古人恐未必如吾輩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誠吾百世之師也又曰要當篤信之而已從今安敢不篤信之也○以事難處夜與九韶論到極處須是力消閑氣純乎道德可也倘常情一動則去道遠矣○枕上熟思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爲無弊若夫窮通得喪付之天命可也然此心必半毫無愧自處必盡其分方可歸之於天欲大書何者謂聖賢何者謂小人以自警○自今須純然粹然卑以自牧和順道德方可庶幾嗟乎人生苟得至此雖寒饑死刑戮死何害爲大丈夫哉苟不能然雖極富貴極壽考不免爲小人可不思以自處乎○凡事誠有所不堪若子處之無所不可以此知君子之難能也胡生談及人生立世難作好人僕深味之嗟夫見人之善惡無不及諸已可也○途間與九韶談及立身處世向時自分不敢希及中庸數日熟思須是以中庸自任方可無忝此生只是難能然不可畏難而苟安直下承當可也○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較之心徐覺計較之心起則爲學之志不能專一矣平生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況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則學何由向上此生將何堪於是大書隨分讀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倦臥夢寐中時時警恐爲過時不能學也○近睨往鄰倉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極難不敢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貧賤富貴樂與不淫宜常加

警束。古今幾人臻斯境也。○早枕思處世不活。須以天地之量爲量。聖人之德爲德。方得恰好。嗟夫。安得同志共勉此事。○早枕思當以天地聖人爲之準則。因悟子思作中庸。論其極致。亦舉天地之道以聖人配之。蓋如此也。嗟夫。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此古昔英豪所以孜孜翼翼終身也。○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噫。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凡事須斷以義。計較利害便非。○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克治麤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懦。○熟思平生歷試。不堪回首。間閱舊藁。深恨學不向前。身心荒怠。可憂可愧。今日所當爲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汨。夜倦而寢。此外非所當計。窮通壽夭。自有命焉。宜篤信之。○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應事後。即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數日養得精神差好。須節節接續去。莫令間斷。○精白一心。對越神明。○苟一毫不盡其道。即是自絕於天。○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涵養本源工夫。日用間大得。○夜觀晦菴文集。累夜乏油。貧婦燒薪爲光。誦讀甚好。爲諸生授孟子卒章。不勝感激。臨寢。猶諷詠明道先生行狀。久之頑鈍之資。爲之惕然興起。○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綵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豈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

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枕上思晦菴文集及中庸皆反諸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暴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二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頭益有意味也○七月初五日臨鍾帖明窓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硯及聖賢圖籍則不知貧賤患難之在身也○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貧困中事事縈人雖則如此然不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凡百皆當責己○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間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晴窓親筆硯心下清涼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康節云雖貧無害日高眠○月下咏詩獨步綠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澹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昨日於文集中又得處困之方夜枕細思不從這裏過眞也做人不得增益其所不能豈虛語哉○日來甚悟中字之好只是工夫難也然不可不勉康節詩云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處困之時所得爲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遊心於恬澹不撓之鄉日以聖賢嘉言善行沃潤之則庶幾其有進乎○人之病痛不

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
深戒也○男兒須挺然生世間○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
之云豈不是如此近來時時見得如此是以此心較之往年亦
稍稍向定但眼痛廢書一年餘爲可歎耳○處大事者須深沈
詳察○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
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然志不能帥氣工夫間斷甚矣聖
賢之難能也○累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眞得聖
人之傳也何也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
之言也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涵養此心不爲
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工夫○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悅
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十一月單衾徹夜寒
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閑遊門外而歸程子
云和樂只是心中無事誠哉是言也近來身心稍靜又似進一
步○近日多四五更夢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世間可喜可
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先哲云
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
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也○學易稍有進但恨精
力減而歲月無多矣即得隨分用工以畢餘齡焉耳○讀奏議
一篇令人悚然憶清議不可犯也○今日思得隨遇而安之理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豈以老大之故而厭於事也○累日
思平生架空過了時日○與學者話久大概勉以栽培自己根
本一毫利心不可萌也○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

亦然。○動靜語默無非自己工夫。○看漚田晚歸大雨中途雨止月白衣服皆濕貧賤之分當然也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事往往急便壞了。○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看史數日愈覺收斂爲至要。○人生須自重。○閑臥新齋西日明窓意思好道理平鋪在。著些意不得。○彼以慳吝狡僞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七十二歲方知此味信乎希賢之不易也。○夜靜臥閣上澆悟靜虛動直之旨但動時工夫尤不易云程子云五倫多少不盡分處至哉言也。○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午後看陸宣公集及遺書易一親聖賢之言則心便一但得此身粗安頃刻不可離也。○憩亭子看收菜臥久見靜中意思此涵養工夫也。○夜臥閣思朱子云閑散不是真樂困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苟無室礙處大小咸快活乃真樂也。○無時無處不是工夫。○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於事厭倦皆是無誠。○雖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

明儒學案卷一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宴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尚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

區別精審。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淺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爲里人所阨。不得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窶甚。鶉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歷乙丑。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淺乎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兮。必日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卽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爲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眞。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眞見。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眞空卽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眞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梏之反覆。萌蘖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爲性。作用見性。其所得不生不滅者。卽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一

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即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眞妄雜焉、釋氏既以至變爲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爲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既眞、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眞、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先行屯田、寓與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受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居業錄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程子說主敬、○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愼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

於空寂雖靜何害。○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克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即純王之政。○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氣之發用處即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裡面本體。故認氣爲理。○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道理到貫通處。處事自有要。有要不遺力矣。凡事必有理。初則一事一理窮理多則會於一。一則所操愈約。制事之時。必能擧其總領而理其條目。中其機會而無悔吝。○儒者養得一個道理。釋老只養得一個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背理。○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眞見也。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窮究。○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過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盡體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而用不

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程子曰敬在○正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愚嘗明陽動靜之理交感錯綜而萬殊出焉此則理之自然物之不能違者故云然在人而言則善者是天理惡者是氣稟物欲豈可不省察與氣稟中惡物同乎○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却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為即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

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個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個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為主悉屏思慮以為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個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蕩蕩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文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非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

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當然處。即是天理。○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著一個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爲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是反說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爲。○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却冇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個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個致知工夫。○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釋氏心亦不放。只內裡無主。○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即安。心存處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

捉住一個死法。○釋氏說心只說著一個意思。非是眞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個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衆理應萬事乎。○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此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裡。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想像摸索此道。如一個物事在前。一是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個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看。○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心只是一個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眞虛淨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眞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眞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顚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釋氏誤認情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

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張子以太和爲道體。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爲道體。誤矣。○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既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清高廣大。乃爲正學。○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

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卽氣也。○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爲近。○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揆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卽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出一個不生不滅底物事。在天地間。是我之眞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個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廻。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顚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

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眞。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眞。是以生爲不眞矣。問佛氏說眞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廻。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某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水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易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裡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天地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少欠。今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晝倒在這裡。○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其心肅然。則天理卽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若窮理

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心麤最害事，心麤者敬未至也。○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一是誠主一是敬。○存養雖非行之事，亦屬乎行，此乃未行之行，用力於未形也。○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來，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來。○才昏惰，義理自喪。○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眞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眞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人莊敬，體卽立，大本卽在，不然則昏亂無本。○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刻斷了，不得不詐，向日李鑑深不認他是譎，吾曰，君非要譎，是不奈譎何。○學知爲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廻，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怯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蝗蛾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眞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

遂以爲眞空言道理只有這個極元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個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亾此不亾所以其妄愈甚○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爲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於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舉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名先生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為之，不責僮僕。遂為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為小人，二兄為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

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爲事。所著曰錄四十卷。詞朴理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斷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爲居敬要旨。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詣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爲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他却冥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却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固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著習不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焚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名子弟求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月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宏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爲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

宗先生者，細於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淺相弊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爲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爲巢而讀書者。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於小陂，師事之，閱三歲而復返，從事於踐履。葉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己。宏治乙丑卒。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曰驗於身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於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胡鳳儀先生九韶

胡九韶字鳳儀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釐粥三廚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喪志矣成化初卒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魏校字子才，別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不爲守備奄人劉瑯所屈，名爲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兵備，改河南提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爲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卽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

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歧而爲三不知天地間祇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即理也人得之以爲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爲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間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間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即理也善固理矣即過不及而爲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爲禪其後始知爲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教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鑒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謚恭簡

天地太和元氣氤氳盈滿宇內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益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萬物血脈相貫克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克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成吾仁○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斂處便是陰仁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個

心來治此心，却是別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迫何緣生物。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個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渾厚則開文明，流薄則開巧偽。學須涵養本原。○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其間，實無二體。譬若百果纍纍，總是大樹生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間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持敬易間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不鑒臨，奚待想像也。曰：日月照臨，如目斯覩。風霆流行，如息相呴。今吾一呼一吸，未嘗不與大化通也，是故一念善，上帝必知之。一念不善，上帝必知之。天命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惡，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為有靈也。○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同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渾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是作偽也，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罕能覩其純全。若只據已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為我聰明，庶幾規模潤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別有一物，在氣為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

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通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克襄流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爲隨在而異名耳。本體更無餘二也。○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未如之何。斯乃氣強而理弱乎。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其能如此。皆氣爲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滯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夫理冲漠無朕。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渾淪惟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不可分。愈分則愈雜。美惡分。若有萬不齊矣。○理氣合則一。違則二。春氣氤氳。盎乎其和。此天地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此天地之義也。何處分別是理是氣。春宜温厚而弗温厚。秋宜嚴凝而弗嚴凝。此非理該如此。乃是氣過不及。弗能如此。孟子曰。

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違仁。判爲兩物。弗復合一。所謂違則二也。○或問孝之根原。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得便會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以生也。故惻怛慈愛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也。○禮主敬讓。其心聲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斯稱。今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宜行己意而已。此乃客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工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

不生、生處皆善念矣、○聖賢沖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人欲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性中元無、俱從軀壳上起、穢我靈臺、衆欲不行、天理自見、○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能自善、其發爲善、皆氣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爲善而不能盡善、性卽太極、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稟合下便有清濁厚薄、濁則遮蔽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善來、性惟本善、故除却氣質不善、便純是善、性惟不能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克其良知良能也、○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只因氣質反了這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轉邪惡依舊是善、○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汚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集久之、本體渾然是善、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一理散爲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虛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之渣滓滯而爲形、其精英爲神、虛通靈爽、能妙是理爲主、氣得其統攝、理亦因是光明不蔽、變化無方矣、○或窮孝之節目、曰、俱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晝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弗安置、豈能自安、既寢而興、便思問候父母安

否。皆出於吾心至愛。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却是分本末作兩段事。天理令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爲私意蔽隔。常培根原。又就節目上窮究到根源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蔽隔。天理常流通矣。○人各私其私。天地間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完養厥德。盎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愷悌相與。舉先王仁政行之。悉破羣私。合爲天下大公。○天子當常以上帝之心爲心。與一善念。上帝用休。而慶祥集焉。與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應昭昭也。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却是舉一大者來嚇人君。蓋未迪知帝命也。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邪。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邪。君恭己於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復余子積論性書

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爲性。亦不可以指理爲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箇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爲一。做成許多般來。在人在物固有偏全。而在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愚意謂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眞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即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別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尊兄謂理常渾淪。氣纔有許多分別。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淪。只是一

個氣亦渾淪本只一個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個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爲陰陽小分之則爲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爲健在陰則爲順以至爲四德爲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爲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一箇該得如此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爲順順亦不可以爲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隨處充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一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全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冲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渣滓爲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于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即此一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渣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渣滓這個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渣滓之多寡以爲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渣滓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渣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古聖賢論性

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卽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爲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鶻突今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曾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願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與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六經言性始於咸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煞分明矣伊尹習

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却反為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為見得分明故說得來直截但不曾說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

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却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太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為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淳厚清明略無些渣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曾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

乃氣稟物慾所爲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稟物慾汨沒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眞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天生吾人合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旣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箇主宰更揆討甚道理縱使揆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皆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爲力行之資及其旣知則遂行之而不敢緩今讀聖賢書正宜反求諸身體貼道理去做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脚不住○今之士大夫得一階半級則以爲喜失一階半級則以爲憂譬如鳥在籠中縱令底下盲飛至頂上許大世界終無出日○伊川言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人一日間喜怒哀樂不知發了多少其中節也常少不中節也常多雖無所喜怒哀樂時而喜怒哀樂之根已自先伏於其間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

處之歎曰吾所居必洒掃淨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扉以漏月光至昧爽恆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某居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友人曰人心須完密一事不可放過學而不事事則疎漏處必多應事時必缺陷了道理吾見清高虛靜之士久之未有不墮落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喜靜厭動正如有陰無陽不成化矣某聞言聳然○人心通窾於吾是以能言多言之久此心奔逸外出未言舌常有動意故其蓄聚恆淺應用易疎但與其箝制於外不若收斂於中驗之放去收轉之間而心之存亾攸繫當自有著力處○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為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心乃我身主宰從天下至此已是盡頭處而心却發出兩路善惡歧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致知是要推明破暗也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己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工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李獻吉晚而與某論學自悔見道不明曰昔吾汨於詞章今而厭矣靜中悅有見意味迥然不同則從而錄之某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某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沈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

立箇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
元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
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個主宰在此，事來就此
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欲遮障纏繞，如此纔能
貫串得過。○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
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塵妄動，故有
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之心，釋氏厭人欲之幻，并與天性不可
解於心者而欲滅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眞心，與內交要譽
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霄壤矣。○大丈夫凍
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
人憐我，以小惠呴沫我，得無爲賤丈夫乎。○人心元神昭昭靈
靈，收斂停當，因其眞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
若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仍是支離也。○近
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煩難，陽明蓋有
激者也，故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彼他說得太快，易聳動
人，今爲其學者，大抵高擡此心，不在本位，而於義利大界限，反
多依違。○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祇就孩提有知識
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故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陳
元誠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爲吾懼。○元誠論
靜云，一念不生，既不執持，又不蒙昧，三件犯著一件，便不是。○
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爲主，則蕩無下手處，知內爲主，而不知
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也。○天文左右前，皆動也，
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艮，皆之旨。○
五峯之學，不務涵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

急迫助長之病。○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則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爲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別誰是理耶。誰是氣耶。其人唯唯曰。未也。哀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爲耶。其人不能自解。某曰。理非別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爲。其能如此處。皆氣爲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卽是氣。氣卽是理。胡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違。則判而二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卽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那惡一邊便說不去矣。○大成樂證。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證古詩。須有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證出來。然後人可學耳。○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尚粗。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爲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個。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工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著精彩也。○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旣爲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己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

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止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爲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庶幾規模濶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余祐字子積別號訒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登宏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布政以太僕卿召轉吏部右侍郎未離滇而卒年七十歲也年六十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求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

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工夫謂之晚年哉愚按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是即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即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爲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著於時者也分工夫爲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爲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卽理也之言蓋分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爲二并朱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整菴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爲賜如此

明儒學案卷三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太僕夏東岩先生尚朴

夏尚朴字敦夫別號東岩永豐人從學於婁一齋諒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至南京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文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主敬之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爲至言然而訾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如茲言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蓋先生認心與理爲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

即理也一言何怪不視為河漢乎

卓然豎起此心便有天旋地轉氣象○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始得○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君子之心纖惡不容如人眼中著不得一些塵埃○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尋常讀此點一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典三謨方知兢兢業業是堯舜氣象嘗以此語雙門詹困夫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復齋有詩云便如曾點象堯舜怕有餘風入老莊乃知先輩聰明亦嘗看到此○朱子云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近觀擊壤集堯夫之樂比之曾點尤勞攘程子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方是孔顏樂處○道理是個甜的物事朱子訓蒙詩云行處心安思處得餘甘嘗溢齒牙中非譬喻也

○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分散了。○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此與東坡要與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蓋東坡學佛。而白沙之學進禪。故云爾。然嘗觀之程子云。會得底。活潑潑地。不會得底。只是弄精神。又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曷嘗過於嚴乎。至於發用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省察克治。不容少緩。看二典三謨。君臣互相戒勅。視三代爲尤嚴。其亦可惡乎。○李延平云。人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淸。夜氣淸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吾儒之學。靜中須有物。譬如果核。雖未萌芽。然其中自有一點生意。釋老所謂靜。特虛無寂滅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敬則不是裝點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理與氣合。是浩然之氣。纔與理違。是客氣。○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劈將去。使事事合宜。是集義。若務矯飾狗外。卽是義襲。襲猶襲裘之襲。○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觀通書無欲則靜虛動直。可見矣。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爲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爲耶。程

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裡○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爲心則與天地之心相埒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求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禮者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禮此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當一句自爲一義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蓋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者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精微或未盡伯夷可謂極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又集註以尊德性爲存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爲致知以極道體之細恐亦未然竊謂二者皆有大小如涵養本原是大謹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本大原處是大一草一木亦必窮究是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爲然○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裡面便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裝飾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即是巧令知此而謹之即是爲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即是渣滓未渾化如何爲成德一齋嘗有詩云爲學要人知做甚養之須厚積須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些子動微波○學者須先識此理譬之五穀不知其種得不誤認稊稗爲五穀耶雖極力培壅止成稊稗耳近世儒者有用盡平生之力卒流入異學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識其理耳○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楊慈湖論學只是心之精神謂之聖一句此其所以近禪朱子云收斂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

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如此說方無病。○吾儒曰喚醒。釋氏亦曰喚醒。吾儒喚醒此心。要照管許多道理。釋氏則空喚醒在○精一執中。就事上說尋常遇事。有不恰處。群疑並興。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當是時也。盡把私意閣著了。不知那個是人心。那個是道心。故必精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須一以守之。使不為私欲所奪。如此便是允執厥中。蓋過與不及。皆是人心。惟道心方是中。○堯之學以欽為主。以執中為用。此萬古心學之源也。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曰欽。曰中。曰敬。皆本於堯而發之。且精一執中之外。又欲考古稽衆。視堯加詳焉。蓋必如此。然後道理浹洽。庶幾中可得以執矣。近世論學。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謂誦習講說為支離。率意徑行。指凡發於粗心浮氣者。皆為良知之本然。其說蔓延。已為天下害。揆厥所由。蓋由白沙之說倡之耳。（執中從事上說故以為用。謬甚。）○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數語令人有下手處。蓋日用間事親如此。事長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各有個路數。真如大路然。只是人遇事時。胡亂打過了。若每事肯入思慮。則心中自有一個當然之則。何事外求。故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假使曹交在門。教之不過如此。集註乃謂教之孝弟。不容受業於門。未然。（此段又與取足於吾心之良知者同。何其言之出入耶。）○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義理者。即是真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即提轉來。便無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為惡。乃放也。此語視諸儒為最精。（纔流便是惡。）○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所謂朋從爾思也。朋類也。試就思處思量。如何思到

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近來諸公議論太高。稽其所就。多不滿人意。如楓山先生爲人。只一味純誠比之他人。省了多少氣力。已是風動海內。乃知忠信驕泰得失之言爲有味。○若貪富貴厭貧賤。未論得與不得。卽此貪之厭之之心。已自與仁離了。如何做得下面存養細密工夫。所以無欲爲要。○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卽是心存。豈俟終日瞑目跌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爲存耶。○嘗疑腔子不是神明之舍。猶世俗所謂軀當之軀。指理而言。謂此心要常在理中。稍與理違。則出軀當外矣。然如此說。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便說不去。不若照舊說爲善。蓋心猶戶樞。戶樞稍出臼外。便推移不動。此心若出軀殼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則凡應事接物。無所主矣。○耳之聰。止於數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數十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一舉念。卽在於此。卽此是神。○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存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充。仁義禮智。本體自廣大。原不待於擴充。所謂擴充者。蓋言接續之使不息耳。此與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雖能堅持力制。至於不動心之速。適足爲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己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其與程子所

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豈直文義之差而已哉○予昔有志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覺有一物梗在胸臆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時一日過東華門墻下有賣古書者予偶檢得四家語內有黃蘗對裴休云當下即是動念則非佇立之頃遂覺胸中如有石頭磕然而下無復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於後看程子書說得下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領略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爲隱奧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泉之註曲爲回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之意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白沙自出機軸好爲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規模意氣絕相類詩學爲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又云寡之又寡寡之而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與克己復禮意同今不提起此心做主就視聽言動上下工夫漸漸求造寡欲虛靜之地直欲瞑目跌坐置此心於無物之處則私根何由以去本體何由以虛乎程子云坐忘却是坐馳朱子云要閑越不閑要靜越不靜又云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當理即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爲存耶非洞見心體之妙安能及此○先師一齋家居以正風俗爲己任凡鄰里搬戲迎神及划船之類必加曉諭禁戒每每以此得罪於人有所不恤○世人只知有利語及仁義必將譏笑以爲迂濶殊不知利中只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自無不利譬之甜的物事弊過則酸苦的物事弊過方

甜。如人家長尚利。惹得一家莫不尚利。由是父子兄弟交相攘奪。相劇相刃。必至傾覆而後已。若家長尚義。惹得一家莫不尚義。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說到門祚如何。只據眼前家庭之間。已自有一段春和景象。何利如之。○湛然虛明者心之本體。本無存亡出入之可言。其有存亡出入者。特在操持敬肆之間耳。○好問好察而必用其中。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則合天下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其知大矣。近時諸公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議程朱格物博文之論爲支離。其何以開學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門窾於此既差。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
愚謂六經載道之文。聖賢傳授心法在焉。而謂糟粕非真傳。何耶。

渺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孔子志學以至從心。孟子善信以至聖神。朱子曰。予學蓋由銖累寸積得之。又云。予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了。今謂不由積累而成。得非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耶。

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至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過如此。可謂明白。今乃說元說妙。反滋學者之疑。從何處下手耶。

我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

實立本貴自然戒愼與恐懼斯語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司馬溫公呂與叔張天祺輩患思慮紛擾皆無如之何誠如公論至於程朱寧有此病程子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閒斷便已接續了此皆任其天然了無一毫將迎安排之病心學之妙至此無餘蘊矣戒愼恐懼敬也敬有甚形影只是此心存主處纔提起心便安纔放下心便無安頓處是乃入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若不知此而以裝點外事矜持太過爲敬則爲此心之病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此是無聲無臭處中庸從天命說起都說盡了方說到此所以程子云下學而上達乃學之要今論學不說下學之功遽及上達之妙宜其流入異學而不自知也此詩清新華妙見者爭誦之而不知其有悖於道乎不得以不辨

章楓山謂予曰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予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意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恍若有悟（崇仁學案　白沙學案　下　九　新泉亭記）

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即理也之言重恐得罪於程朱得罪於敬齋不敢不以復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精爽

以爲心心之爲物虛靈洞徹有理存焉是之謂性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故朱子謂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渾然在中雖是一理然各有界分不是龍侗之物故隨感而應各有條理程子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此也孟子言人性本善而所以不善者由人心陷溺於物欲而然鉄却氣質一邊也故啓荀楊韓子紛紛之論至程張朱子方發明一個氣質出來此理無餘蘊矣蓋言人性是理本無不善而所以有善不善者氣質之偏耳非專由陷溺而然也其曰天地之性者宜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理而言孟子之言是也氣稟之性乃是合理與氣而言荀楊韓子之言是也程朱之言明白洞達既不足服執事之心則子才純甫之言宜其不見取於執事也又況區區之言哉然嘗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日用之間種種發見莫非此性之用今且莫問性是理是氣是理與氣兼但就發處認得是理即行不是理處即止務求克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俟他日功深力到豁然有見處然後看是理耶是氣耶是理與氣兼耶當不待辯而自明矣蓉余子積書

此道廣大精微不可以急迫之心求之須是認得路頭端的而從容涵泳於其間漸有湊泊處耳復魏子才

人心本虛靈靜處難思議及其有思時却屬動邊事賢如司馬公徹夜苦不寐殷勤念一中與念佛何異不知此上頭著不得一字勿忘勿助間妙在心獨孰澄徹似波停融液如春至莫作禪樣看即此是夜氣諦觀日用間道理平鋪是坦如大路然各有界至不必費安排只要去私意泛泛思慮萌覺得無根蒂

將心去覓心便覺添累墜討論要精詳淘汰極純粹如此用工夫庶幾體用備君歸在旦夕不得長相聚試誦口頭禪君宜體會去○劉士鳳夜苦不寐予恐其把捉太過賦此贈之

近世論學者徒見先正如溫公及呂與叔張天祺皆無奈此心何偶於禪門得些話頭悟得此心有不待操而自存的道理遂謂至元至妙千了萬當以此為道則禪家所謂當下即是動念則非所謂放四大莫把捉寂寞性中隨飲啄所謂汝暫息心善惡都莫思量皆足以為道殊不知不難於一本而難於萬殊日用之間千頭萬緒用各不同苟非涵養此心而剔刮道理出來使之洞然無疑則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而不自知矣其何以得大中至正之矩哉學者於此正須痛下工夫主敬窮理交修並進而積之以歲月之久庶幾漸有湊泊處耳不然決入異教無疑也與趙元默論學元默白沙門人

花者華也氣之精華也天地之氣日循根幹而升到枝頭去不得了氣之精華遂結為蓓蕾久則包畜不住忽然迸開光明燦爛如此人能涵泳義理澆灌此心優柔厭飫而有得焉則其發之言論措之行事自有不容已者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也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又云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觀此尤信程子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或謂一草一木不必窮究恐未之深思耳

要識靜中須有物却從動處反而觀湛然一氣虛明地安得工夫入語言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信之永豐人師事婁一齋一齋嚴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嘗謂先生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先生謹佩其教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李空同督學江右以人才爲問諸生僉舉先生空同致禮欲見之時先生居憂以衰服拜於門外終不肯見空同歎其知禮焚香靜坐時以所得者發爲吟咏終成都教諭

明儒學案卷四終